

近百对双胞胎诞生在一个小山窝

公认的是,人类双胞胎出生率为1%到2%。地处湖南常德石门县白云乡一个小山窝的双胞胎出生率却高得惊人,在以鹤山村为中心方圆两平方公里范围内,54年间这里出生了98对双胞胎,而鹤山村的双胞胎出生率高达近5%,该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人员近日统计辖区人口出生情况时获得了这组数据。这组数据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如此之高的双胞胎出生率,一时也引起了生育研究专家和外界的关注。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奇异的窝?



在鹤山村出生的双胞胎姐妹

“中国第一双胞胎村”

9月26日,记者在常德石门白云乡人大副主任兼计生办主任伍千琪的带领下,来到了这个迷一样的小山窝,对被当地人称为“双胞胎村”的山窝进行了探访。

据白云乡计生办副主任欧贤才介绍,白云乡与张家界慈利县国太乡交界的鹤山村盛产双胞胎。以白云乡鹤山村为中心,方圆两平方公里之内就有双胞胎98对。欧贤才拿着统计表,掰着手指向记者细数双胞胎的分布情况,磷矿社区有30多对,鹤山村有30多对,磷矿社区有10多对,新民村有20多对。

这里双胞胎的确多,记者在村子步行了1个小时就遇到了近10多对。他们中间既有正值而立之年的,也有未满周岁的,但大多数是5岁至20岁之

岁,最小的才刚出生几个月。

54年间,在这个方圆大约两平方公里内的小山窝里,出生了男双胞胎35对,女双胞胎41对,龙凤胎22对。

对于如此高的双胞胎出生率,欧贤才说,这应该是湖南省迄今为止发现最高的,出生人数也是最多的。被媒体报道而轰动的湖南江永县上甘棠村只有12对双胞胎,却被称为“双胞胎第一村”,石门县计生局宣传股股长唐为兵笑着说:“看来这个称号要流动了,挂到我们这里才合适。”唐介绍,目前我国还没有发现有如此之多的双胞胎村落的报道和统计,鹤山村应该是“中国第一双胞胎村”。

一个小范围之内有如如此之多的双胞胎,实属罕见,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沿着山脉住的双胞胎多

鹤山村位于白云乡西部,由原温家溪、鹤山和两岔溪村合并而成,全村辖26个村民小组,背靠海拔1700米的鹤峰。站在山头望去,鹤山村三面环山,豁然开朗的一面是一览无余的众多山脉和流向远方的小河,其形状就像一盛装物品的畚箕。尤其是那鹤峰有一对差不多一样高的双峰。

有些巧合的是,沿着山脉居住的人家出生双胞胎的特别多。今年已经54岁的苏太甲、苏太爽(是这里年龄最大的一对双胞胎)指着绵延的山脉说:“是有些奇怪,就是沿着这座山住的人家生双胞胎的特别多,农闲的时候,我们还跟着搞人口统计的干部一起去看过,这座山就像个箩筐一样。”

有村民说归功于一口水井

很多村民说双胞胎多是与村里一口最大的水井有关。一些村民甚至绘声绘色地给记者讲起了一个从祖辈那里听来的传说:很久以前,鹤山村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村民们纷纷到龙王庙里求雨,一对刚生完双胞胎不久的母亲把乳汁滴到了这口井中,突然间,井水就如泉水般奔涌而出,迅速涨成一条小河,流到各家各户的农田里,庄稼得救了,人们的饮水也有了,村民们终于有救了。据说后来喝了这口井水的人都生了双胞胎。把双胞胎多归于这个传说,是村民无法求解臆造出来的。陪同记者去采访的计生干部笑着说,许多没喝过这里的井水的村民也生了双胞胎。

化验食物未见异常

鹤山村党支部书记袁振泽估计,鹤山村盛产双胞胎可能跟村里的地下水含砷量较高有关。鹤山村的雄黄储量在单位面积内居世界第二、中国第一,因而在这里建起了湖南最大的一个雄黄厂。雄黄提炼过程中,残留的砷长年累月渗入了地下。

那么,含砷水与多产双胞胎有必然联系吗?记者为此请教了有关专家,专家肯定地说:饮用含砷量高的水与产双胞胎没有任何关系。这里还有磷矿场等开采企业,含磷等元素也很多。有生育专家研究说:某些污染源能够干扰内分泌,对人体的性功能和生育功能产生影响。但是这种研究还未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有的说跟某种食物有关,年龄最大的一对双胞胎母亲表示否定,今年78岁的苏老太

说:“作为村里的第一对双胞胎母亲,我可以非常负责地说,当年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吃点猪肉和自家栽种的蔬菜。但是这些菜里含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不晓得了,又看不出来。”

只有几个月大的一对龙凤胎的母亲蔡湘玉说:“在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吃过什么特别的食物。”这里的食物中是否含有某种特殊的元素,可能促进怀双胞胎呢?为此,白云乡人大副主任伍千琪解释说:“自从这里发现有很多双胞胎以后,引起了石门县卫生防疫部门的重视,他们专程到鹤山村等地采样,分时期、分季节地采集各种蔬菜、稻谷、橘子等进行过化验,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与其他地方的基本一样,各种微量元素含量没什么特别。还取井水进行化验,除了这里的水质因这里的雄黄矿产资源丰富,水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砷外,其他含量基本正常。”

“没有任何人为因素”

有人怀疑是不是当地人暗地里吃了一些促排卵的药物,而这些药物在其中又起了一定的作用?湖南省现代优生技术实验室主任遗传学博士倪斌说:“有些药物是可以增加排卵能力的,比如服用叶酸,生双胞胎的机会大概可以增加一倍左右,另外一些现代药物也具有促排卵作用,可以增加双胞胎的出生几率。”

但当地村民究竟有没有服用类似药物呢?常德市计生委宣传科科长杨善军说:“白云乡属于山区,那里民风淳朴,他们也不知道服用什么药物可以生双胞胎,所以,可以说,他们是自然的,纯自然的,没有任何

人为因素,可能多少跟那里的环境有点关系吧。”

白云乡计生办副主任欧贤才分析说:“其实老百姓没有必要采取这种办法生双胞胎,因为这种做法对孕妇和胎儿都有极大危害,甚至危及孕妇生命。出生的胎儿出现畸形,智力发育不正常的比例较高。所以说,想人为吃药生双胞胎是个危险举动。”

遗传学专家提醒,促排卵药物一般用于治疗女性不孕症,但是副作用十分明显,容易造成女性月经不调、卵巢早衰,少数人患卵巢肿瘤,胎儿容易出现营养不良、体重偏轻、生存能力差等问题。母婴健康是每个家庭的幸福,崇尚自然、尊重科学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基本保障。

专家:用遗传基因解释最科学

湖南省现代优生技术实验室主任遗传学博士倪斌分析说:排除人为因素外,看来这里盛产双胞胎与遗传和环境有关系,他认为这个基因不是一两天形成的,在很久很久以前,生长在鹤山村的祖先被赋予了双胞胎基因的体征,祖先们在养育他们的这片土地上,结婚生子,一代代生繁衍,留下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就是今天的鹤山村人,也就是说,经过若干年的世代相传,本地通婚,鹤山村人具有双胞胎基因的人口越来越多。

他还说:“某个家族和某两个家族在遗传方面,容易产生多胞胎和双胞胎,如果双方之间通婚,这宅基地的代代以后,使他们生双胞胎的比例就会更多。遗传基因是解释它的最有力的科学依据。”《潇湘晨报》供稿

斧断六命 “杀人狂”18年逃亡路



贺德胜在监狱接受采访

18年前,他一手制造了杀死邻居一家6口的惨案后潜逃,震惊全国,该案成为公安部连续多年挂牌督办的大案;18年后,思子心切的他潜回吴起13天后,被陕西甘泉警方一举抓获。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位跨省潜逃18年、心路跌宕起伏的“杀人狂魔”贺德胜。

愿望:临死前见到几个孩子和孙子

2008年9月18日下午3时许,雨后的甘泉县城天气有点灰蒙,甘泉县看守所肃穆宁静。戴着手铐脚镣的贺德胜,在管理人员的监控下缓缓走进位于办公区的审讯室,进入记者的视线。一双黑色的布鞋,憨厚的老农表情和不足1米70的个头,让人很难把面前的他与重案杀人犯联系起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没有表现出其他重案犯那样的焦躁、不安与恐

惧。大口大口地抽烟,面部没有多少惶恐,神态自若。只是一提起18年的逃亡历程,戴着手铐的双手有点哆嗦,并紧紧抱起自己的头部:“一提起这事,我就头疼。”

案发时的贺德胜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大的9岁,小的4岁。18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在18年的逃亡生涯中,贺德胜除了会经常做自己被警察抓到的噩梦外,最多的就是梦到自己的孩子——他们还像自己当年逃跑时那么小,娃娃们的相貌永远都停留在18年前的那个夏天。

实际上,能抓捕到贺德胜很大程度上跟他太想见孩子有关。贺德胜的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辈们都是在50多岁的时候离开人世的。今年48岁的贺德胜觉得这个年纪不能在异乡再逃下去了,说不定哪一天就死在外地了。而且他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我已经多活了18年,我不想临死之前见不到自己的孩子,留下人生的遗憾。

8月28日,他收拾好行李,从内蒙古鄂旗出发,坐长途班车到达陕西定边,之后改为出租车,当天就到达吴起,第二天便找到给人垫窑洞的活计。只是他没想到,在吴起落脚十几天就被甘泉警方抓获。

18年了,一切的一切都已过去,此时的他似乎已经别无他求。当着记者的面,他对甘泉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干警说:“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有两点,一个,能够在自己临死之前见到几个孩子,还有孙子、外孙们。另一个,早一点一枪把我给崩了。”

逃亡:一看到警车就惶恐不安

让时光倒回至18年前。1990年8月1日傍晚,太阳刚刚落山。落日的余晖让林沟村这个山乡小山村显得格外宁静。几里之外的田地里,农民贺德胜正收拾工具回家。只是等待他的远不是家庭的温馨和热腾腾的饭菜,而是一场血仗。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幕让他心寒的画面——自己的婆姨和孩子正在被邻居拿着斧头欺负,想想从前与邻居所发生的一切,他再也忍不住了,顺手操起家里的一把斧头将邻居一家6口一一砍死。

杀死邻居一家6口的贺德胜内心极度恐惧,他本能地选择了逃亡。甘泉县公安局在事发1小时后得到群众报案,立即部署追捕行动。由于当时通讯等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此次追捕行动未能奏效。

成功逃脱的贺德胜很快就进入内蒙古境内。由于有案在身,身上也没带什么钱财,自然不敢住在大城市。他先后将名字改成“李德胜、李常青、李志文”等,在内蒙古和甘肃的边远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给别人打工。心思缜密的他不敢在一个村子多呆,而是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一个村子一般呆十几天,最长的也不过一个月。不过,有的地方过一段时间他会再跑回来,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是好人——他认为“坏人是不可能回来的”。

身为农民的他干起农活还是比较熟练,也能吃苦,这也是他能在这些边远地方长期隐藏

的主要原因。他一年四季几乎都在田地里度过:每年开春,帮当地农民耕地、播种;夏天,锄地,搞田间管理;秋天,为雇主收获玉米、葵花、杂粮等农作物,还要收草、打草等。因为干的都是粗活,贺德胜的报酬刚开始时非常低,一天只能拿到4块钱。后来拿到过七八块、20多块,近两年能拿到50多块,但无论多少报酬,贺德胜都不太在乎。他非常明白,安全生存远比挣钱更有用。有的雇主给自己少算了钱,他都会选择沉默,他认为,“钱财很可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也有可能暴露身份。”这样,他还赢得了一部分雇主的“青睐”,在一些地方颇有缘。

内蒙古虽然很靠近陕北,但当地的气候条件还是让刚刚逃往那里的贺德胜非常不适应,语言障碍也困扰了他一段时间。逃亡的艰辛以及害怕被警方抓住的恐惧使他在逃往内蒙的第一年,头发几乎掉光了。后来头发虽然长了起来,但是由于心理上的巨大压力,1999年和2000年间他变得满头白发,就像一个老年人。每天都受着精神的折磨,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经常做自己被警察抓住了之类的噩梦。平常,要是一看到警车或一听到警笛,他都很惶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打工的贺德胜在一小食堂吃饭。他只顾自己一个人吃,也不想跟别人说太多的话,也不太喜欢别人打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不会太关注别人的事情。那群蒙古人边吃边聊,虽是蒙古语交流,但是他们说话时的眼神和姿势还是引起了贺德胜的恐慌,匆匆吃过饭的他选

择了继续逃亡。事实证明他的那次判断是正确的,他所理解的那群蒙古人的谈话正是有警察要来抓他的意思。就这样,他又逃到甘肃境内,随后他又回过内蒙古,以后一直是在这两个地方辗转。贺德胜用自己的心智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也躲开了甘泉警方的多次跨省追捕。

有意思的是,18年逃亡生涯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的贺德胜在被甘泉警方抓获后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一次打起了呼噜。

动因:特殊人生造就偏执性格

贺德胜1960年6月22日出生在延安安塞县。3岁时被家住甘泉的叔父抱走,5岁时被父亲抱回自己家里。只是身患肝病的父亲在第二年永远地离开了他。家里失去顶梁柱,母亲极其艰难地把他和兄弟姐妹拉扯大。由于家里人多劳力少,生产队分的口粮常常不够吃,六七岁的时候,家里已没有什么可以充饥的东西,母亲不得不去周边的村子讨饭。母亲一个人在外不断地奔波着,数年后的一天,终于在完成最后一次“乞讨战役”离开人世。

12岁的贺德胜又跟大哥生活了一段时间。15岁那年大哥参军去了部队,他只好离开安塞,去子丹县投靠嫁到那里的二姐,在那里,二姐给他介绍了一位木匠师傅,他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经把木匠手艺学得非常到位。在两年的时间里,仅靠木匠手艺就挣了2700多块钱。贺德胜该娶妻了,在二姐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永宁乡姑娘白润花,并由二姐一手操办完了

婚。婚后的贺德胜举家迁往甘泉县山乡林沟村,和年迈的叔父生活在一起。

因为不是常住人口,贺德胜一家只能按暂住人口对待,他总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就是名副其实的黑人黑户。他没有分宅基地的权利,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借用别人的一处院子栖息。贺德胜平常话非常少,性格越来越孤僻,有时还很执拗。贺德胜家的邻居不时地与他家发生矛盾,贺德胜总感到“自己受了欺负”。但由于性格上的原因,他没有表现出来,而是默默地把这种仇恨埋在心底。

1990年8月1日,两家又发生纠纷,当时他并不在家。自己的婆姨和大女儿被邻居用斧头砸伤了,婆姨赶紧将房门门起来,领着3个孩子躲到里屋。此时的邻居并没有离开,而是带领自家4个孩子继续在贺家门前砸门、谩骂。后来的这一幕被从田地里回来的贺德胜看到,此时的他想起邻居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顺手拎起一把斧头,像中了邪的狂魔一般,一口气杀了邻居两口以及他们的4个孩子,场面惨不忍睹。

记者问起当时的动机,性格偏执的贺德胜这样说:杀四个孩子不应该,但杀那两个大人我从没后悔过。

甘泉警方从未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18年来先后投入500余警力,11次跨省追捕。今年9月10日晚,潜回家乡欲探望儿子的贺德胜被成功抓捕。这起被公安部连续多年挂牌督办的大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